



Communication  
and Extension

# THE BANDITS

A DIALOGUE WITH MORITZ BEICHL,  
DIRECTOR OF *THE BANDITS*:

WHY DO WE STILL NEED SCHILLER?

Stage Photo of *The Bandits*: Paul Trepnau, Daniel Mühe, Anna Paula Muth, Volker Muthmann, Daniel Mühe © Thomas Müller



# 对话《强盗》导演 MORITZ BEICHL:

为什么今天的我们仍然需要席勒？ // 赵梦飞

Stage Photo of *The Bandits*: Volker Muthmann, Paul Trempnau, Daniel Mühe, Bastian Dulisch, Anna Paula Muth © Thomas Müller

哥廷根进入十月，秋叶由树顶而下渐红渐染再飘落。骑车经过教堂的钟声，深吸一口清冽的空气，才发觉德国已经来到海涅笔下童话的季节。牧鹅少女依然含笑俯视城中的往来故事，哥廷根德意志剧院里还在上演几百年来不会使人厌倦的百态人生。

二百四十年前，二十一岁的德国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剧作家弗里德里希·冯·席勒创作了首部戏剧作品《强盗》，次年该剧被搬上曼海姆的舞台，彼时正值启蒙时代新兴资产阶级青年发动的狂飙突进运动的高潮期，该剧因迎合了青年不满专制、追求自由的心声，在社会上造成巨大反响，上世纪二十年代，经杨丙辰先生译介，席勒的《强盗》首次进入中国青年读者的视野。自卡尔·弗朗茨两兄弟诞生的二百余年来，“强盗们”的故事无数次地被改编、被演绎。为什么今天的人们仍然走进剧院与席勒相遇？剧中角色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被赋予了哪些新的内涵？媒体与技术对戏剧艺术的创作理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着一些没有固定答案的追问，我采访了哥廷根德意志剧院二零二一年戏剧《强盗》的青年导演 Moritz Beichl，共同探讨一些与戏剧和生活的可能性。







## EDITOR'S NOTE

As Göttingen enters October, the autumn leaves start to turn red from the top of the tree and fall. After cycling past the sound of ringing bells from the church and taking a deep breath of the cold and fresh air, I realised that Germany has come to the season pictured in Heine's fairy tale. The goose girl looks down at the ongoing stories of the city with a tender smile as always, and the Deutsche Theatre in Göttingen is still staging sweet and bitter stories that haven't bore the audience for hundreds of years.

240 years ago, the 21-year-old poet, philosopher and playwright Friedrich von Schiller wrote his first drama *The Bandits* and it was brought to the stage in Mannheim in the following year. It was during the time when the Sturm and Drang initiated by the young bourgeois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This play has caused huge repercussion in society for catering to the youth's dissatisfaction of autocracy and pursuit of freedom. In the 1920, after being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Bingchen Yang, *The Bandit* got to be known by young Chinese reader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birth of the two brothers Carl and Franz for more than 200 years, the story of "the robbers" has been adapted and performed over and over again. Why do people still walk into the theatre to meet Schiller today? What new connotations are given to the characters in the play in our era? To find the answers to my questions, I interviewed Moritz Beichl, the young director of the 2021 drama *The Bandits* at the Deutsche Theatre in Göttingen to discuss and explore the possibilities of drama and our daily life.



*He doesn't have to be ugly.*



Stage Photo of *The Bandits*: Paul Trempnau, Daniel Mühe, Anna Paula Muth © Thomas Müller

## 无需丑陋

Moritz Beichl 定居于维也纳，当我们在剧院旁的小酒馆见面时，距离《强盗》剧本的改编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眼下他正着手于一部家庭剧的创作。

“我借助电脑写作，定期在各剧院之间奔波。”

他坦言在疫情期间，团队度过了困难的时光。即使在封城停摆的日子，德意志剧院依然会提供资金支持，他们无需为收入来源担忧。然而无法见面彩排、进行有效地沟通成为阻碍，更大的困难则是因为，不知道按下暂停键的舞台时间会从何时重新开始。

在过往无数的改编中，舞台和演员依然是依照古典造型出现的，然而 Moritz Beichl 版的《强盗》，十八世纪的服装被西装、衬衫、牛仔裤代替，手枪成为解决一切的武器。

“我们的团队想把这台戏变得更现代一点，更贴近我们所处的时代。想象如果今天的卡尔和弗朗茨依然握着剑出现在舞台上，这感觉是非常奇怪的。”

在席勒的初始剧本中，卡尔和弗朗茨是莫尔家族的两兄弟。长子卡尔通常被理解为狂飙突进运动中德国典型青年的代表，俊朗、自由、热情、反对专制并敢于反抗，拥有阿玛利亚纯真的爱情；而次子弗朗茨则是丑陋、阴险、扭曲人性的暗面。然而值得玩味的是，这次改编中，卡尔和弗朗茨皆由哥廷根德意志剧院帅气的青年演员 Daniel Mühe 扮演。一人分饰两角的设计在角色的迅速转换中增加了戏剧的冲突感，极大地考验了演员的舞台功底与表演天赋，观众可以清晰地辨别卡尔、弗朗茨和演员本身，但于动情之处和恍惚之间，卡尔、弗朗茨和演员本人竟也难以分别。



“当帷幕被拉开的时候，Daniel Mühe 赤身站在舞台的角落里，然后将散落在舞台上的衣服一件一件穿好，当他一身体面地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屏幕久久地闪出弗朗茨的名字：Franz。我惊讶于的扮演者竟是如此帅气，更想不到此时的弗朗茨竟然和卡尔‘一模一样’。请问您如此安排开幕的理由是什么？弗朗茨一点儿也不丑呀！”



## Moritz Beichl

<https://www.dt-goettingen.de/ensemble/moritz-beichl/>

“哥廷根德意志剧院一共有二十七名演员，我从中挑选最合适的人选扮演不同的角色。Daniel Mühe 是我非常欣赏的出色的演员，我甚至无法决定他该饰演卡尔和弗朗茨二者中的哪一个，索性同时扮演好了。所以穿着西装革履、发型一丝不苟的弗朗茨可以很快地变成衣领敞开、头发散乱的卡尔。起初人只是人，什么也不是。而他身上穿的那身衣服让他变成了弗朗茨，人是被其扮演的角色决定的，这就是我设置如此开场的原因。为什么弗朗茨不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他不必丑陋。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是被规定好了的，完全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和评价美丑。他无需丑陋，因为我告诉你如此这般的弗朗茨是丑的，慢慢地，你也就会接受并承认：这就是丑陋。He doesn't have to be ugly.”





Stage Photo of *The Bandits* © Thomas Müller



### 声、动、幕、色、雾

在卡尔和弗朗茨以外，Moritz Beichl 亦谈到了本剧唯一的女性角色阿玛利亚的塑造，我们由此交换了彼此对媒体与技术发展对戏剧创作理念的影响的看法。阿玛利亚在剧中的戏份并不吃重，台词较少，因此借助舞台技术，可以更好地为演员创造表演的空间。在阿玛利亚演唱的部分，也就是下半场的开幕，制作团队大胆地采用了 MV 的形式，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阿玛利亚出场的片段，摩登的音乐、闪烁的屏幕、夸张的妆容与动感的舞台，极大地提升了演员的表现力。

“毫无疑问，媒体和技术对戏剧舞台创造产生了双面影响。一是在理念层面，二则是在舞台表现层面。但我们还是将媒体和技术用作表演支撑的。就像你看到的，我们在舞台中央设置了小型屏幕，而且是竖屏。之所以未将其调整为横屏，是因为我想让它呈现 Instagram 中 story 的格式，而且我想借此凸显演员面部的表现，这就是你为什么看到竖屏中有那么多动态的人像的缘故。此外，你也注意到了我们对舞台转盘的运用，当 Daniel 扮演的卡尔出场时，我们开启转盘去增加舞台上‘强盗们’的流动感，而弗朗茨出现时，演员几乎是静止的，此举可以帮助观众区分不同的场景。另外，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想把《强盗》变成一个现代的故事，所以现代的音乐是此次改编不可或缺的部分。”





虽然席勒的《强盗》是一部为青年而作的剧本，但台下的观众不乏历经岁月的长者，他们之中，看过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强盗》的大有人在。

“戏剧可以使他们短暂挣脱现实的纷扰。” Moritz Beichl 如此说到。

“为什么你会选择《强盗》进行改变，为什么是席勒呢？”

“席勒是我最喜欢的剧作家之一，在读书时期，我曾研读过他创作的剧本。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部为年轻人而写的剧本和反对专制的创作，我很关心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年轻人有一种寻找、呐喊和反抗的力量，即使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抗争的结果如何。我在青年时期总有这样的冲动，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感觉？”

“您提到了青年和呐喊，在舞台上，Freiheit (自由) 这个词也是演员高喊的口号，我来自另一个文化语境，请问您认为，当代的德国青年在关心什么？对您而言，自由意味着什么？”

“自由是个很大的词，德国的年轻人也关心不同的事物，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问题。但是年轻人需要方向，就像几周前刚结束的大选，年轻人选择不同的政党，意味着不同方向的选择。于我而言，我更关系经济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我想表达一些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我也乐于听讲中国的年轻人和文艺界都在关心哪些问题。”

“您认为戏剧应当是采取批判态度的吗？”

“当然，戏剧应该是一直采取对现实的批判立场的。大多数时候我是积极乐观的人，但是当我望向一些社会现状时，我不得不表示消极和批判的态度。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席勒，需要《强盗》这样的戏剧，因为我们需要答案与方向，这要一直追问下去。”



在不同的时代与地域，经由各异的导演、演员与观众，席勒与他的《强盗》在不同的话语中依然不减魅力。为什么时至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席勒？因为我们仍有困惑、仍处枷锁、仍需表达、仍未结果，因为抛去各种角色的限制，我们共享人性对自由的渴望、对爱的坚定、对善良的靠近以及对人性阴暗面的安放与质询。愿我们能在剧院中思考和找到答案。

Stage Photo of *The Bandits*: Daniel Mühe, Anna Paula Muth © Thomas Müller



#### 编者按：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 (1759-1805): 神圣罗马帝国十八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歌德的挚友，是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家，代表作有《强盗》(1781)、《阴谋与爱情》(1784)等。

《强盗》(1781): 席勒的首部五幕十五场剧本，是“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品之一。该剧的出演迎合了彼时年轻人的精神诉求，好评如潮，引起社会震动。

Moritz Beichl: 1992 年出生于维也纳，2011/12 年成为一名演员。从 2019/2020 演出季起，Moritz Beichl 成为哥廷根德意志剧院的导演。代表作有：Ein Känguru wie du, Die bitteren Tränen der Petra von Kant, Die Räuber 等。

Daniel Mühe: 1993 年出生于汉诺威，2017 年毕业于柏林表演艺术学院，自 2018/19 表演季起，成为哥廷根德意志剧院的演员。代表作有：Netboy, Tosca, Die Tragödie des Macbeth 等。

更多信息：<https://www.dt-goettingen.de/stueck/die-raeuber/>.